

傷寒論今釋

八



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

自強醫刊

為科學
化國醫

學之唯一定期刊物。其學說
與本院完全一致。凡贊同本
院學說者。有志自習國醫學
者。皆不可不讀。月出一冊。售
銀貳角。豫定全年貳元。郵費
在內。發行所上海北四川路
崇業里廿二號自強醫刊社。

上海國醫學院出

版部介紹并代售

傷寒論今釋八卷

定價國幣拾圓
外埠酌加郵費

上海王家碼頭懋業里

著者 川沙陸淵雷

發行者 上海國醫學院

上海霞飛路華龍路口

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

上海浙江路三四一號

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製版

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發行



上海國醫學院出版部

所出醫書

- ▲上海國醫學院院刊 此係不定期刊物。載本院職教員學生之醫學文字。及院中教學諸法。現已出至第三期。每期售銀三角。
- ▲上海國醫學院辛未級畢業紀念特刊 載辛未級畢業生之畢業論文。附以職教員近作。及照相銅版多幀。現在製版中。
- ▲金匱要略今釋 要略與傷寒論同為仲景之書。而要略尤難讀。金元以來。注傷寒者百餘家。注要略者僅十許家。其難讀可知。陸淵雷先生既成傷寒今釋。復著此書。使宗師仲景者得窺全豹。先生博學精思。參以平日經驗。用科學原理解釋。視傷寒今釋有過之無不及。現在整稿中。
- ▲金匱玉函經附校勘記 此係傷寒論別本而異名者。文字往往勝傷寒論。惟刻本流傳絕少。嗜古者懸重金匱購而不可得。本院覓得康熙間精印本。請陸淵雷先生取脈經千金翼及傷寒論宋本成本。校其異同。作校勘記。用聚珍仿宋版精印。以廣流傳。讀仲景書者得此一編。可省二三校讀之勞矣。現在校寫中。



傷寒論今釋跋

超每讀仲景傷寒論自序。至競逐榮勢。企踵權豪。孜孜汲汲。惟名利是務。崇飾其末。忽棄其本。未嘗不廢書三歎。竊怪仲景所論。曾無異於二千年後之今日。豈漢族民性。然與仲景之書。否塞久矣。注者雖衆。多驚空言。忽于實驗。其卓然可以爲後學之津梁者。徐柯尤諸家而已。乃世人不察其方之精。而輒畏其劑之烈。于是葉天士吳鞠通之謬論。遂風行于世。而仲景之書益晦。丁茲西醫抵排國醫之日。幸吾惲先生鐵樵。以先覺之資。謂國醫而勝西醫者。其惟仲景。國醫可用科學整理者。亦惟仲景。仲景傷寒論者。治外因病之方法。按外因病。卽西醫所謂急性傳染病也。今之醫界。俊父論復古啓新者。多出惲師之門。若陸師淵雷。識者方之經師之有馮鄭。孟子所謂深造以道之君子也。早歲留心經史天文亥步之學。中年研習方藥之書。會國醫之衰落。慨然懷斯道覺斯民之任。于是紬繹徐柯尤與惲師及日人吉益丹波尾臺山田湯本諸家之書。以說治療。采錄西醫生理病理細菌之說。以說病理。會集藥徵



及化學之論。以說藥物。觀諸上古。驗近當世。精思敏悟。成傷寒論今釋八卷。淵深博雅。與暉師輯義按。如斬之與駢也。師于方藥。尤多心得。以國醫方藥之妙。在于配合。東邦研究漢醫。以科學解釋傷寒論者。先于我。攷證單味藥之功用者。亦先于我。故今釋參東邦之名著尤多。但其對于方藥之配合。尙無論及之者。吉益氏藥徵雖精審。亦不過攷徵單味之功用。我師乃發明配合之妙。使吾儕致力于此。舉一反三。雖經文所未言者。亦可自我創之。傷寒論一百十三方。若大易之變化。要在善爲運用之耳。超多病。故好醫。獨學寡儔。見聞淺陋。讀師之論。心響往之。因箋請北面執弟子禮。師不以超爲不敏。列諸門牆。于今三年矣。郵書往復。教益良多。固無異于親炙也。茲於今釋之刊。書此以志景仰云爾。庚午冬十二月望。門人馮超謹跋。



傷寒論今釋卷八

川沙 陸彭年淵雷 撰述

辨厥陰病脈證并治

厥陰之爲病。消渴。氣上撞心。心中疼熱。飢而不欲食。食則吐蚘。下之利不止。

食則上。玉函有甚者二字。利不止。玉函脈經千金翼。並作不肯止。

舒氏云。此條。陰陽雜錯之證也。消渴者。隔有熱也。厥陰邪氣上逆。故上撞心。疼熱者。熱甚也。心中疼熱。陽熱在上也。飢而不欲食者。陰寒在胃也。強與之食。亦不能納。必與飢蚘俱出。故食則吐蚘也。此證上熱下寒。若因上熱誤下之。則上熱未必即去。而下寒必更加甚。故利不止也。張氏續論引張卿子云。嘗見厥陰消渴數證。舌盡紅赤。厥冷脈微。渴甚。服白虎黃連等湯。皆不救。蓋厥陰消渴。皆是寒熱錯雜之邪。非純陽亢熱之證。豈白虎黃連等藥所能治乎。



元堅云。厥陰病者。裏虛而寒熱相錯證。是也。其類有二。曰上熱下寒。曰寒熱勝復。其熱俱非有相結。而上熱下寒爲之正證。蓋物窮則變。是以少陰之寒極。而爲此病矣。然亦有自陽變者。少陽病誤治。最多致之。以其位稍同耳。更有自陽明病過下者。其爲證也。消渴。氣上撞心。心中疼熱。饑而不欲食者。上熱之徵也。食則吐。下之利不止者。下寒之徵也。是寒熱二證一時併見者。故治法以溫涼兼施爲主。如烏梅丸。實爲其對方。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。亦宜適用矣。寒熱勝復者。其來路大約與前證相均。而所以有勝復者。在人身陰陽之消長。與邪氣之弛張耳。其證厥熱各發。不一時相兼。故治法。方其發熱。則用涼藥。方其發厥。則用溫藥。調停審酌。始爲合轍。倘失其機。必爲偏害矣。此厥陰病要領也。要之。上熱下寒。與寒熱勝復。均無所傳。其唯陰陽和平。病當快瘳焉。

淵雷案。傷寒厥陰篇。竟是千古疑案。篇中明稱厥陰病者僅四條。除首條提綱有證候外。餘三條文略而理不瑩。無可研索。以下諸條。皆不稱厥陰病。玉函且別爲



(一) 机转
表证 一 陽证

(二) 机转
裏证 一 陰证
① 全身虛 一 少陰证
② 腸胃虛 一 太陰证
六证

傷寒今釋 卷八

一篇。題曰辨厥利嘔噦病形證治第十。然其論意與序次。則釐然可辨。首論厥與發熱。次專論厥。次論吐利。次專論下利。次專論嘔。末二條論噦。夫下利嘔噦。為諸經通有之證。無由辨為厥陰。易辨者惟烏梅丸條吐虵一證。與厥陰提綱偶同耳。且下利嘔噦諸條。皆金匱雜病之文。惟厥熱諸條。為金匱所不載。故小丹波但取厥熱諸條為寒熱勝復。與提綱一條為上熱下寒。合為厥陰病。以符舊注寒熱錯雜之定義焉。今案上熱下寒之證。傷寒雜病俱有之。傷寒為尤難治。特其證候。不能悉如提綱所云耳。寒熱勝復之證。太炎先生謂即今之回歸熱。雖不無疑義。亦未有以易之。說詳三百四十條。然回歸熱與上熱下寒之證。猶秦越之不相及。湊合而俱稱厥陰。仲景之志荒矣。蓋嘗思之。六經之名。始見素問。其原或出素問之前。本義已不可知。素問熱論。以病勢出表者為陽。病勢內結者為陰。仲景撰用素問。同其名而異其實。以機能亢盛者為陽。機能衰減者為陰。陰證變態本少。杜清 暗王 安道丹波元堅俱云爾。見述義。既以全身虛寒證為少陰。腸胃虛寒證為太陰。更無他種虛寒證堪



內任亞端之脈陰。即仲景傷陰之胃家實(按時証)。

當厥陰者。乃不得不出於湊合。此固執六經名號。削趾適履之過也。就本論原文以釋厥陰病者。小丹波最爲近是。山田氏以爲陰證之極。至深至急者。如吳茱萸湯案吳茱萸湯證並不至深至急通脈四逆湯等證。信如所言。則是少陰之劇者爾。其說難從。鐵樵先生以爲腸胃病之兼風化者。蓋滬上習見之慢性腸胃病。多兼神經衰弱。因憂鬱而起。又多兼微毒。先生臆稱微毒爲內風。又以神經爲肝。厥陰爲肝之經脈。於六氣爲風木。輾轉牽纏。以成其說。此實先生心目中之厥陰病。非傷寒論之厥陰病矣。又舊說皆以舌卷囊縮爲厥陰證。而本論無明文可徵。驗之病者。多是大承氣湯所主。乃陽明。非厥陰也。蓋因熱論有六日厥陰。煩滿囊縮之文。而不知熱論之厥陰。即仲景之陽明胃家實。故沿誤如此。愚於首卷第四第五條之解釋。亦承斯誤。今訂正於此。

厥陰中風。脈微浮爲欲愈。不浮爲未愈。

六經篇中各有中風一條。惟太陽中風桂枝湯證。義最明晰。若夫陽明中風。實具



三陽之證。當是三陽合病。

本論稱合病者。義不可解。說詳二百二十八條。

少陽中風。仍是柴胡湯證。其所以名

中風之故。皆不可知。至三陰中風。惟太陰有四肢煩疼一證。餘二條無證候。其主旨。皆以脈法豫決愈否。此亦別一派古醫家之傳說。與本論條例自異。不知是仲景漫而錄之。抑叔和所撰入也。舊注必循文曲解。不驗諸事實。徒令學者迷惑失據而已。

厥陰病欲解時。從丑至卯上。

下文三百三十六條云。期之旦日夜半愈。矛盾若斯。不足爲法明矣。

厥陰病。渴欲飲水者。少少與之愈。

丹波氏云。消渴乃厥陰中之一證。曰愈者。非厥陰病愈之義。僅是渴之一證。得水而愈也。淵雷案。渴得水而愈。猶飢得食而飽。寒得衣而溫。三尺豎子之所知。何勞告語。厥陰病四條。其三條皆無理。非仲景意也。凡渴欲飲水者。惟白虎證可以恣飲。他證皆宜少少與之。又不獨厥陰爲然也。



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。虛家亦然。

丹波氏云。玉函從此條以下至篇末。別為一篇。題曰辨厥利嘔噦病形證治第十。淵雷案。假定本篇首條為仲景原文。為厥陰提綱。則厥陰本無厥證。下文厥熱諸條。雖若連類相及。實是望文生義耳。因病名厥陰。遂連類論厥。因證有心中疼熱。食則吐虻。下之利不止。遂連類論發熱吐利。復因吐而論噦。此等湊合。不知是仲景原文。抑後人所補綴。玉函以不稱厥陰諸條別為一篇。頗有見。玉函之文字及編次。勝傷寒論類如此矣。

四逆厥是外證。論治當揣其病情。所謂病情者。亦參合他種證候以決之耳。有四逆厥證者。多屬虛寒。虛寒固不可下。然白虎承氣證亦有四逆厥者。不可執一而論。故曰當揣其病情也。虛家有下證者。不可逕用承氣湯。然如河間之當歸承氣湯。小承氣加當歸薑棗又可之承氣養榮湯。小承氣加知歸內地節庵之黃龍湯。大承氣加參草歸桔薑棗等不妨擇用。蓋不下則病毒不去。固非甘寒滋補所能濟也。此條似為下文厥熱諸條發施治之

考龍湯為 陶節庵所創



例。然病情太不相應。知是湊合無疑。

傷寒先厥。後發熱而利者。必自止。見厥復利。

厥利並作。其後厥止而發熱者。利必自止。熱止復厥。則又下利。舊注皆作如此解。然於原文而字者字。頗相柄鑿。且厥熱互發之病。實未之見也。故本篇厥熱諸條。皆不可強解。

傷寒始發熱六日。厥反九日而利。凡厥利者。當不能食。今反能食者。恐為除中。消中云食以索餅。不發熱者。知胃氣尚在。必愈。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。後日脈之。其熱續在者。期之。且日夜半愈。所以然者。本發熱六日。厥反九日。復發熱三日。并前六日亦為九日。與厥相應。故期之。且日夜半愈。後三日脈之而脈數。其熱不罷者。此為熱氣有餘。必發癰膿也。

後日脈之。玉函成本並作後三日脈之。所以然至夜半愈三十八字。玉函無之。

此條大旨。謂熱與厥利互發之病。發熱與厥利之日數相當者。必自愈。若熱多於



厥。必發癰膿。條文自凡厥利者。至胃氣尚在必愈。爲插入之筆。自所以然者。至夜半愈。蓋後人之傍注。傳鈔者混入正文也。言傷寒初起發熱僅六日。繼之以厥利九日。比發熱多三日。似是病進。後三百四十六條云。傷寒厥四日。熱反三日。復厥五日。其病爲進。是熱少厥多者爲病進也。既似病進。則九日厥利止而發熱。恐是暴熱來出。須臾復去。暴熱來出。猶白通加豬膽汁湯之脈暴出。俗所謂回光返照。乃垂死之象。故於後日脈之。後日謂發熱之第二日。脈謂診察也。此時熱若仍在。則非暴出之熱。仍是厥去熱復之熱。而病有向愈之象矣。先是發熱六日。厥九日。今又發熱二日。并前共八日。若續熱一日。則熱亦九日。與厥相當而病愈。故期之。且日夜半愈。期。豫期也。且日。明日也。若於發熱之第三日後脈之。其脈數。熱猶不罷者。則爲熱氣有餘。將發癰膿。此病當厥利時。多不能食。今反能食。恐是除中。次條云。除中必死。欲知之法。可試食以索餅。若除中者。食餅當發熱。今不發熱。則是胃氣尚在而能食。非除中。知其可愈也。索餅者。錢氏云。疑卽今之條子麪。及饊子。



之類。丹波氏云。劉熙釋名云。餅并也。溲麪使合并也。蒸餅湯餅。蝎餅。髓餅。金餅。素餅之屬。皆隨形而名之。緇素雜記云。凡以麪爲食具。皆謂之餅。清來集之。倘湖樵書云。今俗以麥麪之線索而長者曰麪。其圓塊而匾者曰餅。考之古人。則皆謂餅也。漢張仲景傷寒論云。食以素餅。餅而云素。乃麪耳。此漢人以麪爲餅之一證也。知是錢氏爲條子麪者。確有依據也。熱氣有餘。必發癰膿者。成氏引經曰。數脈不時。則生惡瘡。柯氏云。是陽邪外溢于形身。俗所云傷寒留毒者是也。

尋文釋義。當如上文所釋。然吾終不敢自信者。未嘗經過此種病。古人醫案中亦未有此種病。猶是紙上空談耳。山田氏云。右三條。係後人之言。當刪之。

傷寒脈遲六七日。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。脈遲爲寒。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。腹中應冷。當不能食。今反能食。此名除中。必死。

汪氏云。脈遲爲寒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。六七日反與黃芩湯者。必其病初起。便發厥而利。至六七日。陽氣回復。乃乍發熱而利未止之時。粗工不知。但見其發熱下

利。誤認以為太少合病。因與黃芩湯徹其熱。徹即除也。又脈遲云云者。是申明除其熱之誤也。成氏云。除去也。中胃氣也。言邪氣太甚。除去胃氣。胃欲引食自救。故暴能食也。

山田氏云。傷寒脈遲句下。當有發熱二字。應下文反與黃芩湯徹其熱之語。蓋黃芩湯。本治太陽少陽合病之方。豈用之於無發熱者乎。徹與撤通。韻會小補撤字註云。直列切。除去也。經典通作徹。論語以雍徹。左傳襄公二十三年。平公不徹樂。

杜注云

徹去也。是也。除中者。謂中氣被翦除。魏書任城王澄傳云。尋得翦除。亦大損財力。

是也。案翦除習用之義無須引證山田驚博耳除中反能食者。胃氣將絕。引食以自救故也。辟諸富家暴貧。

強作驕奢。以取一時之快。不祥莫大焉。不死何疾。易曰。枯楊生華。何可久也。

淵雷案。此條主旨。謂胃氣虛寒之極。而反能食者。為除中死證。此固事之所有。理之當然也。脈遲與黃芩湯。不過言胃虛寒之原因。胃虛寒之原因甚多。不必拘矣。與黃芩湯時。病人當發熱。汪氏山田說並是。汪補出下利。亦是。山田但云發熱。意



謂下利非黃芩湯之主證。非也。汪因此條廁於厥熱諸條中。故云初起發厥下利。山田刪前後諸條。故注義不及發厥。厥陰病之實際雖不可知。推撰次之意。則汪注為得。

傷寒先厥後發熱。下利必自止。而反汗出。咽中痛者。其喉為痺。發熱無汗而利。必自止。若不止。必便膿血。便膿血者。其喉不痺。

此與陽明篇二百六條二百七條同一辭氣。殆非仲景語也。大旨謂先厥後發熱者。有兩種不同之病情。汗出喉痺者。為熱盛於上。汗出為向表。表與上常互關說。詳太陽篇。無汗便膿血者。

為熱盛於下。合三百三十五條三百三十六條觀之。凡厥熱互發之病。厥時必下利。發熱則利止。三百三十五條云。先厥後發熱而利者。必自止。本條云。發熱無汗而利。必自止。句法正同。皆謂下利自止。而利與厥同起。非與熱同起也。咽與喉。古人通稱不別。於痛必稱咽。於痺必稱喉。此因習慣使然。無義例也。汪氏云。余疑此條證。或於發厥之時。過用熱藥。而至於此。學者臨證。宜細辯之。



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。前熱者後必厥。厥深者熱亦深。厥微者熱亦微。厥應下之。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。

趙刻本四五日下無而字。今從玉函成本補。

成氏云。前厥後發熱者。寒極生熱也。前熱後厥者。陽氣內陷也。厥深熱深。厥微熱微。隨陽氣陷之深淺也。熱之伏深。必須下去之。反發汗者。引熱上行。必口傷爛赤。內經曰。火氣內發。上為口糜。

程氏云。傷寒母論一二日至四五日。而見厥者。必從發熱得之。熱在前。厥在後。此為熱厥。不但此也。他證發熱時不復厥。發厥時不復熱。蓋陰陽互為勝復也。唯此證孤陽案當云元陽義較穩操其勝勢。厥自厥。熱仍熱。厥深則發熱亦深。厥微則發熱亦微。而發熱中兼夾煩渴。不下利之裏證。總由陽陷于內。菀其陰於外而不相接也。

元堅云。厥者必發熱。程氏曰。厥必從發熱得之。恐不然。軒熙曰。本經必字。多預決定日後之辭。此言為是。蓋此章言熱伏于內而厥見于外之證。或有前厥者。是熱

